

晏子春秋

廖名春 校点
邹新民 摇

出版说明

《晏子春秋》是记录春秋时期齐国大夫晏婴思想言行的一部著作。

晏婴，字平仲，一说字仲，谥号平，夷维（今山东高密）人，生年不详，卒于齐景公四十八年（公元前546年），继父晏弱为齐大夫，历仕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世，是齐国最有名气的政治家之一。

《晏子春秋》之名最早见于《史记·管晏列传》，张守节《正义》引《七略》（或云当为《七录》之误）云“七篇，在儒家”，未著录作者姓名。《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称“《晏子》八篇”，仍在儒家。《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著录与《七略》同，并且说：“齐大夫晏婴撰。”《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记》、《中兴书目》、《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仍称《晏子春秋》，但作十二卷。

关于《晏子春秋》一书，自从唐代柳宗元提出“君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说以后（《柳河东集》卷四），就有人将其列入伪书一类。尽管后来又有不少人提出不同看法，但终因其真假难辨而未被人所重视。1976年9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发掘出1600多枚竹简，其中整理出来的《晏子》简就有150枚，散见于今本八篇中的15章（骈宇騫《银雀山汉墓竹简晏子春秋校释序言》）。在西汉初年，当时比较僻远的临沂已有《晏子》一书的流传，足证《史记》记载当时“世多有之”是可信的。由此可见，《晏子春秋》不可能是“六朝人好作伪者依放为之”（吴德旋《初月楼文钞》卷一），也不可能成书“在秦政统一六国后的一段时间内”（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序言》）。董治安说“《晏子春秋》不是晏婴自著，也不是汉以后人杂抄诸家拼凑起来的東西，而是一

部独立的先秦时代的作品,编写者大约是稍晚于晏子的战国时人”(《说晏子春秋》)。这一论断是正确的。具体说,《晏子春秋》应是战国齐人中景仰晏子者所作,其作者也许就在稷下学者中。

在政治思想上,《晏子春秋》重礼,主张以仁义“服天下”。极力反对严刑苛政,力主减轻赋税和徭役。反对繁饰礼乐,奢侈享乐。主张“任贤”,“举贤”,反对用人惟亲。反对“朝居严”,要求上不聋,下不暗,更提出“和”、“同”问题,主张君主要从谏如流,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关心百姓的疾苦。有较强的进步倾向,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艺术上,《晏子春秋》接近历史笔记小说。它善于用简练、生动的语言去组织事件,展开情节,戏剧性强。善于用反衬、烘托方法来塑造晏子的形象。议论精当,亦庄亦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所以,《晏子春秋》不但是—部富有浓厚政治思想色彩的古典文学作品,也是研究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历史、文学、哲学史的重要文献。

此校点本以《四部丛刊》影印明活字本为底本,以《古书丛刊》影印吴■影刊明刻本、毕沅整理之清《经训堂丛书》本、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参校。

本书由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廖名春、邹新民校点整理。

【目录】

出版说明

内篇谏上第一 轶

内篇谏下第二 轶远

内篇问上第三 轶怨

内篇问下第四 轶猿

内篇杂上第五 轶獮

内篇杂下第六 轶愿

外篇重而异者第七 轶员

外篇不合经术者第八 轶缘

校勘记 轶圆

内篇谏上第一

庄公矜勇力不顾行义晏子谏第一

庄公奋乎勇力 ,不顾于行义。勇力之士 ,无忌于国 ,贵戚不荐善 ,逼迕不引过。故晏子见公。

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对曰：“婴闻之 ,轻死以行礼谓之勇 ,诛暴不避强谓之力 ,故勇力之立也 ,以行其礼义也。汤武用兵而不为逆 ,并国而不为贪 ,仁义之理也。诛暴不避强 ,替罪不避众 ,勇力之行也。古之为勇力者 ,行礼义也。今上无仁义之理 ,下无替罪诛暴之行 ,而徒以勇力立于世 ,则诸侯行之以国危 ,匹夫行之以家残。昔夏之衰也 ,有推侈、大戏 ;殷之衰也 ,有费仲、恶来 ,足走千里 ,手裂兕虎 ,任之以力 ,凌轹天下 ,威戮无罪。崇尚勇力 ,不顾义理 ,是以桀、纣以灭 ,殷、夏以衰。今公自奋乎勇力 ,不顾乎行义 ,勇力之士 ,无忌于国 ,身立威强 ,行本淫暴 ,贵戚不荐善 ,逼迕不引过 ,反圣王之德 ,而循灭君之行 ,用此存者 ,婴未闻有也^①。”

景公饮酒酣愿诸大夫无为礼晏子谏第二

景公饮酒酣 ,曰：“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饮 ,请无为礼。”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过矣！群臣固欲君之无礼也^②。力多足以胜其长 ,勇多足以弑君 ,而礼不使也。禽兽以力为政^③ ,强者

犯弱，故曰易主。今君去礼，则是禽兽也。群臣以力为政，强者犯弱，而曰易主，君将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故《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礼不可无也。”公涵而不听。

少间，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举则先饮。公怒，色变，抑手疾视曰：“向者夫子之教寡人，无礼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举则先饮，礼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请曰：“婴敢与君言而忌之乎^④？臣以致无礼之实也。君若欲无礼，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闻命矣。”觴三行，遂罢酒。盖是后也，飭法修礼以治国政，而百姓肃也。

景公饮酒醒三日而后发晏子谏第三

景公饮酒，醒三日而后发。

晏子见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饮酒也，足以通气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群乐以妨事，女不群乐以妨功。男女群乐者，周觴五献，过之者诛。君身服之，故外无怨治，内无乱行。今一日饮酒，而三日寝之，国治怒乎外^⑤，左右乱乎内。以刑罚自防者，劝乎为非；以赏誉自劝者，惰乎为善；上离德行，民轻赏罚，失所以为国矣。愿君节之也。”

景公饮酒七日不纳弦章之言晏子谏第四

景公饮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谏曰：“君欲饮酒七日七夜，章愿君废酒也，不然，章赐死。”

晏子入见，公曰：“章谏吾曰：‘愿君之废酒也！不然，章赐死’。如是而听之，则臣为制也；不听，又爱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纣者，章死久矣。”于是公遂废酒。

景公饮酒不恤天灾致能歌者晏子谏第五

景公之时，霖雨十有七日。公饮酒，日夜相继。

晏子请发粟于民，三请不见许。公命柏遽巡国，致能歌者。晏子闻之，不说，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见公曰：“十有七日矣！怀宝乡有数十，饥氓里有数家，百姓老弱，冻寒不得短褐，饥饿不得糟糠，敝撤无走，四顾无告，而君不恤，日夜饮酒，令国致乐不已。马食府粟，狗食鬻豢，三保之妾，俱足梁肉^⑥。狗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穷而无告，无乐有上矣；饥饿而无告，无乐有君矣。婴奉数之■，以随百官之吏，民饥饿穷约而无告，使上淫湎失本而不恤，婴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请身而去，遂走而出。

公从之，兼于涂而不能逮，令趣驾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尽于氓，任器存于陌，公驱及之康内。公下车从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弃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约也，夫子不顾社稷百姓乎？愿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请奉齐国之粟米财货，委之百姓。多寡轻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途。

晏子乃返，命禀巡氓家有布缕之本而绝食者，使有终月之委，绝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无委积之氓，与之薪燎，使足以毕霖雨。令柏巡氓家室不能御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财乏者，死三日而毕，后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损肉撤酒，马不食府粟，狗不食■肉，辟拂赚齐，酒徒减赐。三日，吏告毕上；贫氓万七千家，用粟九十七万钟，薪燎万三千乘；怀宝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公然后就内退食，琴瑟不张，钟鼓不陈。晏子请左右与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辟拂三千，谢于下陈，人侍三^⑦，士侍四^⑧，出之关外也。

景公夜听新乐而不朝晏子谏第六

晏子朝，杜扃望羊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对曰：“君夜发不可以。”晏子曰：“何故？”对曰：“梁丘据扃入歌人虞，变齐音。”

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礼而拘虞。公闻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乐淫君。”公曰：“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愿以请子，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夫子无与焉。夫乐，何必夫攻哉^⑨？”对曰：“夫乐亡而礼从之，礼亡而政从之，政亡而国从之。国衰，臣惧君之逆政之行。有歌：纣作北里，幽、厉之声，顾夫淫以鄙而偕亡。君奚轻变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业，不择言而出之，请受命矣。”

景公燕赏无功而罪有司晏子谏第七

景公燕赏于国内，万钟者三，千钟者五，令三出，而职计莫之（原注：一作“职计算之”，并下“士师”亦同。）从。公怒，令免职计，令三出，而士师莫之从。公不说。

晏子见，公谓晏子曰：“寡人闻君国者，爱人则能利之，恶人则能疏之。今寡人爱人不能利，恶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婴闻之，君正臣从谓之顺，君僻臣从谓之逆。今君赏谗谀之民，而令吏必从，则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爱，以劝善也；其立恶，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兴也，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故明所爱而贤良众^⑩，明所恶而邪僻灭，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简易，身安逸乐，顺于己者爱之，逆于己者恶之，故明所爱而邪僻繁，明所恶而贤良灭，离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圣王之兴，而下不观情君之衰，臣惧君

之逆政之行 ,有司不敢争 ,以覆社稷 ,危宗庙。”公曰 :“寡人不知也 ,请从士师之策。”国内之禄 ,所收者三也。

景公信用谗佞赏罚失中晏子谏第八

景公信用谗佞 ,赏无功 ,罚不辜。晏子谏曰 :“臣闻明君望圣人而信其教 ,不闻听谗佞以诛赏。今与左右相悦颂也 ,曰 :‘比死者勉为乐乎 ! 吾安能为仁而愈黥民耳矣 !’故内宠之妾 ,迫夺于国 ,外宠之臣 ,矫夺于鄙 ,执法之吏 ,并荷百姓。民愁苦约病 ,而奸驱尤佚 ,隐情奄恶 ,蔽谄其上 ,故虽有至圣大贤 ,岂能胜若谗哉 ! 是以忠臣之常有灾伤也。臣闻古者之士 ,可与得之 ,不可与失之 ;可与进之 ,不可与退之。臣请逃之矣。”遂鞭马而出^①。公使韩子休追之 ,曰 :“孤不仁 ,不能顺教 ,以至此极 ,夫子休国焉而往 ,寡人将从而后。晏子遂鞭马而返。其仆曰 :“向之去何速 ? 今之返又何速 ?”晏子曰 :“非子之所知也 ,公之言至矣。”

景公爱嬖妾随其所欲晏子谏第九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 ,以重驾 ,公观之而不说也。嬖人嬖子欲观之 ,公曰 :“及晏子寝病也。”居囿中台上以观之 ,嬖子说之 ,因为之请曰 :“厚禄之 !”公许诺。

晏子起病而见公 ,公曰 :“翟王子羨之驾 ,寡人甚说之 ,请使之示乎 ?”晏子曰 :“驾御之事 ,臣无职焉。”公曰 :“寡人一乐之 ,是欲禄之以万钟 ,其足乎 ?”对曰 :“昔卫士东野之驾也 ,公说之 ,嬖子不说 ,公曰不说^② ,遂不观。今翟王子羨之驾也 ,公不说 ,嬖子说 ,公因悦之^③ ;为请 ,公许之 ,则是妇人为制也。且不乐治人 ,而乐治马 ,不厚禄贤人 ,而厚禄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

于今 ,修法治 ,广政教 ,以霸诸侯。今君 ,一诸侯无能亲也 ,岁凶年饥 ,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忧耻 ,而惟图耳目之乐 ,不修先君之功烈 ,而惟饰驾御之伎 ,则公不顾民而忘国甚矣。且《诗》曰 :‘载骖载駟 ,君子所诫。’夫驾八 ,固非制也 ,今又重此 ,其为非制也 ,不滋甚乎 !且君苟美乐之 ,国必众为之 ,田猎则不便 ,道行致远则不可 ,然而用马数倍 ,此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 ,不当民务 ,此圣王之所禁也。君苟美乐之 ,诸侯必或效我 ,君无厚德善政以被诸侯 ,而易之以僻 ,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远、亲邻国之道也。且贤良废灭 ,孤寡不振 ,而听嬖妾以禄御夫以蓄怨 ,与民为讎之道也。《诗》曰 :‘哲夫成城 ,哲妇倾城。’今君不免成城之求^⑭ ,而惟倾城之务 ,国之亡日至矣。君其图之 !”公曰 :“善。”遂不复观 ,乃罢归翟王子羨 ,而疏嬖人婴子。

景公敕五子之傅而失言晏子谏第十

景公有男子五人 ,所使傅之者 ,皆有车百乘者也 ,晏子为一焉。

公召其傅曰 :“勉之 ! 将以而所傅为子。”及晏子 ,晏子辞曰 :“君命其臣 ,据其肩以尽其力 ,臣敢不勉乎 ! 今有之家 ,此一国之权臣也 ,人人以君命命之曰 :‘将以而所傅为子。’此离树别党 ,倾国之道也 ,婴不敢受命 ,愿君图之^⑮ !”

景公欲废適子阳生而立荼晏子谏第十一

淳于人纳女于景公 ,生孺子荼 ,景公爱之。

诸臣谋欲废公子阳生而立荼 ,公以告晏子。晏子曰 :“不可。夫以贱匹贵 ,国之害也 ;置大立小 ,乱之本也。夫阳生 ,而长^⑯ ,国人戴之 ,君其勿易 ! 夫服位有等 ,故贱不陵贵 ;立子有

礼，故孽不乱宗。愿君教荼以礼而勿陷于邪，导之以义而勿湛于利。长少行其道，宗孽得其伦。夫阳生敢毋使荼膾梁肉之味¹⁷，玩金石之声，而有患乎？废长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爱。长少无等，宗孽无别，是设贼树奸之本也。君其图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乐也，以为乐淫则哀；非不知立爱也，以义失则忧¹⁸，是故制乐以节，立子以道。若夫恃谗谀以事君者，不足以责信。今君用谗人之谋，听乱夫之言也，废长立少，臣恐后人之有因君之过以资其邪，废少而立长以成其利者。君其图之！”公不听。

景公没，田氏杀君荼，立阳生；杀阳生，立简公；杀简公而取齐国。

景公病久不愈欲诛祝史以谢晏子谏第十二

景公疥且疢，期年不已。召会讵、梁丘据、晏子而问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与祝佗巡山川宗庙，牺牲珪璧，莫不备具，数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则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杀二子者以说于上帝，其可乎？”会讵、梁丘据曰：“可。”晏子不对。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为有益乎？”公曰：“然。”“若以为有益，则诅亦有损也。君疏辅而远拂，忠臣拥塞，谏言不出。臣闻之，近臣嘿，远臣瘖，众口铄金。今自聊、摄以东，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众矣，百姓之咎怨诽谤，诅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国诅，两人祝，虽善祝者不能胜也。且夫祝直言情，则谤吾君也；隐匿过，则欺上帝也。上帝神，则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无益。愿君察之也。不然，刑无罪，夏、商所以灭也。”公曰：“善解予惑¹⁹，加冠！”命会讵毋治齐国之政，梁丘据毋治宾客之事，兼属之乎晏子。晏子辞，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为有力，邑狐与谷，以共宗庙之

鲜 赐其忠臣 则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 寡人请赐子州款。”辞曰：“管子有一美 婴不如也；有一恶 婴不忍为也 其宗庙之养鲜也。”终辞而不受。

景公怒封人之祝不逊晏子谏第十三

景公游于麦丘 问其封人曰：“年几何矣？”对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寿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长于胡 宜国家。”公曰：“善哉！子其复之。”曰：“使臣之嗣 寿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复之。”封人曰：“使君无得罪于民。”公曰：“诚有鄙民得罪于君则可 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谏曰：“君过矣！彼疏者有罪 戚者治之；贱者有罪 贵者治之；君得罪于民 谁将治之？敢问：桀、纣 君诛乎？民诛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赐封人麦丘以为邑。

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以明德晏子谏第十四

楚巫微导裔款以见景公 侍坐三日 景公说之。

楚巫曰：“公 明神之主^② 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 事未大济者 明神未至也。请致五帝 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请巡国郊以观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 曰：“五帝之位 在于国南 请斋而后登之。”公命百官供斋具于楚巫之所 裔款视事。

晏子闻之而见于公曰：“公令楚巫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德 神将降福于寡人 其有所济乎？”晏子曰：“君之言过矣！古之王者 德厚足以安世^② 行广足以容众 诸侯戴之 以为君长 百姓归之 以为父母。是故天地四时和而不失 星辰日月顺而不乱。德厚行广 配天象时 然后为帝王之君 神

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轻身而恃巫。今政乱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弃贤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难乎！惜夫！君位之高，所论之卑也。”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试尝见而观焉。’寡人见而说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讥之，请逐楚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对曰：“楚巫出，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过于内，不知；出以易诸侯于外，不仁。请东楚巫而拘裔款。”公曰：“诺。”故曰：送楚巫于东，而拘裔款于国也。

景公欲祠灵山河伯以祷雨晏子谏第十五

齐大旱逾时，景公召群臣问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饥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广水。寡人欲少赋敛以祠灵山，可乎？”群臣莫对。晏子进曰：“不可，祠此无益也。夫灵山固以石为身，以草木为发，天久不雨，发将焦，身将热，彼独不欲雨乎？祠之无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为国，以鱼鳖为民，天久不雨，泉将下，百川竭，国将亡，民将灭矣，彼独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为之奈何？”晏子曰：“君诚避宫殿暴露，与灵山、河伯共忧，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尽得种时。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无用乎？其维有德。”

景公贪长有国之乐晏子谏第十六

景公观于淄上，与晏子闲立。公喟然叹曰：“呜呼！使国可长保而传于子孙，岂不乐哉？”晏子对曰：“婴闻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虚至。今君以政乱国、以行弃民久矣，而声欲保之，不亦难乎？婴闻之：能长保国者，能终善者也。诸侯并立，能终善者为

长。列士并学，能终善者为师。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贤而赞德之时，亡国恃以存，危国仰以安，是以民乐其政而世高其德。行远征暴，劳者不疾，驱海内使朝天子而诸侯不怨。当是时，盛君之行不能进焉，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并于乐，身溺于妇侍而谋因竖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宫而不举，虫出而不收。当是时也，桀、纣之卒不能恶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不能终善者，不遂其君。今君临民若寇讎，见善若避热，乱政而危贤，必逆于众，肆欲于民而诛虐于下，恐及于身。婴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行不能革，则持节以没世耳。”

景公登牛山悲去国而死晏子谏第十七

景公游于牛山，北临其国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据皆从而泣，晏子独笑于旁。公刷涕而顾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与据皆从寡人而涕泣，子之独笑，何也？”晏子对曰：“使贤者常守之，则太公、桓公将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则庄公、灵公将常守之矣。数君者将守之，则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处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独为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见一，谄谀之臣见二，此臣之所以独窃笑也。”

景公游公阜一日有三过言晏子谏第十八

景公出游于公阜，北面望，睹齐国曰：“呜呼！使古而无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没为善^②，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无死，丁公、太公将有齐国，桓、襄、文、武将皆相之，君将戴笠、衣褐、执铧耨，以蹲行畎亩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说。

无几何而梁丘据御六马而来。公曰：“是谁也？”晏子曰：“据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驰，甚者马死，薄者马伤，非据孰敢为之？”公曰：“据与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谓同也。所谓和者，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今据也君甘亦甘，所谓同也，安得为和？”公忿然作色不说。

无几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骞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气风雨不时，彗星之出，天为民之乱见之，故诏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设文而受谏，谒圣贤人，虽不去彗，星将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乐，政不饰而宽于小人，近谗好优，恶文而疏圣贤人，何暇在彗？彗又将见矣。”公忿然作色不说。

及晏子卒，公出背而立²³，曰：“呜呼！昔者从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责我，今孰责寡人哉²⁴？”

景公游寒涂不恤死■ 晏子谏第十九

景公出游于寒涂，睹死■，默然不问。晏子谏曰：“昔吾先君桓公出游，睹饥者与之食，睹疾者与之财，使令不劳力，籍敛不费民。先君将游，百姓皆悦曰：‘君当幸游吾乡乎！’今君游于寒涂，据四十里之氓，殫财不足以奉敛，尽力不能周役。民氓饥寒冻馁，死■相望，而君不问，失君道矣。财屈力竭，下无以亲上；骄泰奢侈，上无以亲下。上下交离，君臣无亲，此三代之所以衰也。今君行之，婴惧公族之危，以为异姓之福也。”公曰：“然。为上而忘下，厚籍敛而忘民，吾罪大矣。”于是，敛死■，发粟于民。据四十里之氓²⁵，不服政其年。公三月不出游。

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谏第二十

景公之时 ,雨雪三日而不霁。公被狐白之裘坐堂侧陛。

晏子入见 ,立有间。公曰 :“怪哉 !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对曰 :“天不寒乎 ?”公笑。晏子曰 :“婴闻古之贤君 ,饱而知人之饥 ,温而知人之寒 ,逸而知人之劳。今君不知也。”公曰 :“善。寡人闻命矣。”乃令出裘发粟 ,与饥寒。令所睹于涂者^㉔ ,无问其乡 ;所睹于里者 ,无问其家 ;循国计数 ,无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 ,疾者兼岁。

孔子闻之曰 :“晏子能明其所欲 ,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景公异荧惑守虚而不去晏子谏第二十一

景公之时 ,荧惑守于虚 ,期年不去。公异之 ,召晏子而问曰 :“吾闻之 :人行善者天赏之 ,行不善者天殃之。荧惑 ,天罚也 ,今留虚 ,其孰当之 ?”晏子曰 :“齐当之。”公不说 ,曰 :“天下大国十二 ,皆曰诸侯 ,齐独何以当 ?”晏子曰 :“虚 ,齐野也。且天之下殃 ,固于富强。为善不用 ,出政不行。贤人使远 ,谗人反昌。百姓疾怨 ,自为祈祥。录录强食 ,进死何伤 ?是以列舍无次 ,彗星有芒。荧惑回逆 ,孛星在旁。有贤不用 ,安得不亡 ?”公曰 :“可去乎 ?”对曰 :“可致者可去 ,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 :“寡人为之若何 ?”对曰 :“盍去冤聚之狱 ,使反田矣 ;散百官之财 ,施之民矣 ;振孤寡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 ,百恶可去 ,何独是孛乎 ?”公曰 :“善。”行之三月 ,而荧惑迁。

景公将伐宋梦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谏第二十二

景公举兵将伐宋，师过泰山，公梦见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觉，辟门召占者，至。公曰：“今夕吾梦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犹识其状，识其声。”占梦者曰：“师过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请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则可。”公曰：“诺。”

明日，晏子朝见，公告之如占梦之言也。公曰：“占梦者之言曰：‘师过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间，对曰：“占梦者不识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汤与伊尹也。”公疑以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则婴请言汤、伊尹之状也。汤质皙而长，颜以髯，兑上丰下，倨身而扬声。”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丰上兑下，偻身而下声。”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汤、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无后。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汤、伊尹怒。请散师以平宋。”

景公不用，终伐宋。晏子曰：“公伐无罪之国^㉗，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续蓄，进师以近过，非婴所知也。师若果进，军必有殃。”军进再舍，鼓毁将殪。公乃辞乎晏子，散师，不果伐宋。

景公从畋十八日不返国晏子谏第二十三

景公畋于畧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国往见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驰。公望见晏子，下而急带曰：“夫子何为遽？国家无有故乎？”晏子对曰：“不亦急也！虽然，婴愿有复也。国人皆以君为安野而不安国，好兽而恶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为夫妇狱讼之不正乎？则泰士子牛存矣。”